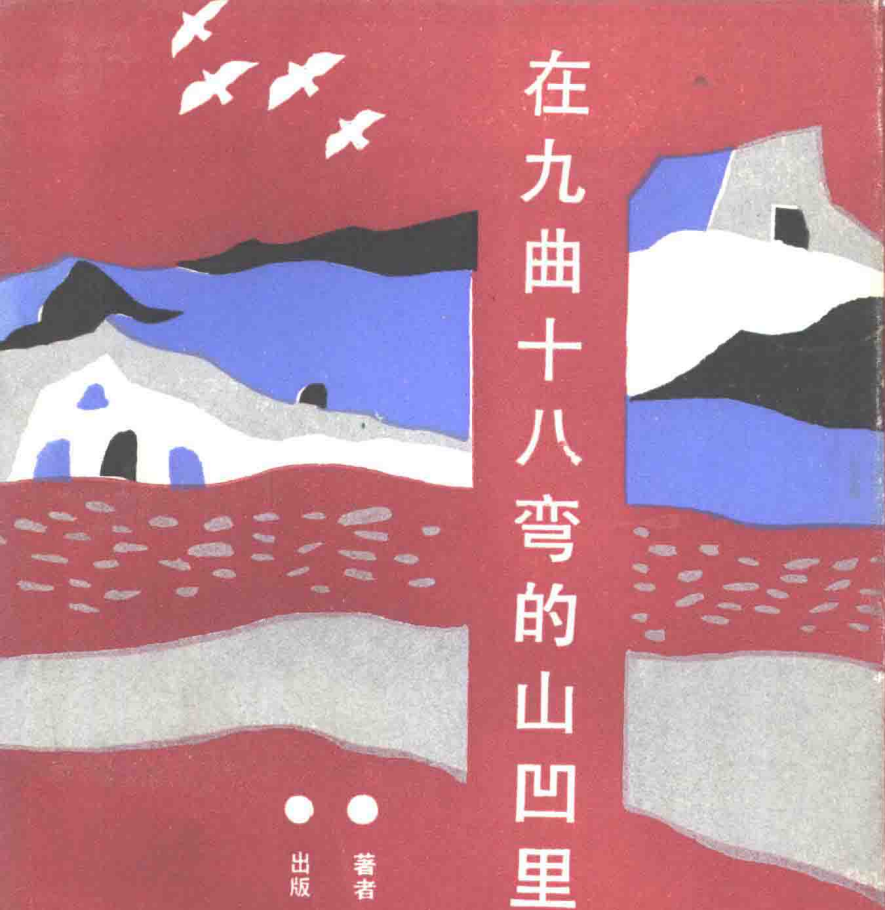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

● 著者 权文学

● 出版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
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

权文学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141 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550 册

*

书号: 10397·30 定价: 1.25 元

序

西 戎

一

我的书桌上摆着一迭文稿，是权文学即将出版的小说集的剪辑，送来要我看的。不用看了，这些作品发表之初，我均已读过，至今仍有鲜明的印象。就在不久前举办的“山西文学”一九八三年优秀小说发奖会上，我还曾谈到权文学近年来的创作，和作品的特色。在这次会上，他的小说“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”荣获优秀小说奖。

文学将剪辑送我看，是有条件的，——要我写篇序。这倒叫我作难了。写序，绝非我所长。我虽年届花甲，且为文大半生，自信还没有“好为人师”的旧习。无奈作者情恳辞切，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还记得在一九八〇年，“山西文学”举办第一届优秀小说评奖时，他的短篇小说《臭臭外传》即获一等奖，这篇作品是他的处女作。一个刚刚步

入文学创作之门的青年，第一篇作品就获得这样的荣誉，对他该是多么大的鼓舞啊。在作协召开的一次创作会上，他激动地回忆说：“这篇作品，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写出来的。”这话，别人听来也许感到茫然，然而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情。一个人写作激情的萌动，常常是在一种偶然的外界刺激下产生的。感情的闸门被这种刺激打开后，那些长时期积累在头脑中的人和事，犹如蓄满了水的水库，顺着打开的出口，便无阻拦的一泻而尽。在这种刺激下写出来的作品，人物的栩栩如生，情节的翔实可信，语言的丰富流畅，每每出乎作者的意料之外。我并不是有意要把这种创作激情说得如此玄妙，不，大凡搞创作的人，都曾有过这种体会。周恩来总理讲过一句名言：“长期积累，偶然得之。”我以为这是文学创作的规律。要写出好作品，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这种规律。

文学同志长期生活在吕梁山区，对那里的人物风情，十分谙熟，能写出这种比较好的作品，是很自然的事。他所感到的偶然情况，并不是他有江郎般的天赋而“梦笔生华”，恰恰相反，作者是以长期的生活积累为先决条件的。文学创作脱离了生活，任何天才不可能有大的作为。所谓“偶然情况”，其实并非偶然，正是他坚持深入生活，对生活进行了长期积累、思考、研究后必然的结果。

二

据我所知，权文学写出《臭臭外传》以后，创作更加勤奋了；接连不断地又写出好几篇，但都未能达到已经达到的高度。怎么能愈写愈不长进呢？创作上出现的波浪式，曾使他一度感到困惑、苦闷，久思不得其解。

这期间，我和他有过书信往来。从他的来信和作品中，我感到他当时的文学视野不够开阔。我劝他还是少写多读，特别要多读一些中外名家的作品，开阔提高一下。山西作协举办读书会，我们指名把他请来，读了几个月的书。他很聪明，读书能钩玄探微，取精用宏。对一些名篇，更是反复玩味，潜心领会。由此，他对自己创作上的迟滞不前，开始有所懂悟：再不能满足于有头有尾的编故事了，要写人物，从生活中发现那些具有美学价值的东西，去塑造真实感人的艺术典型。创作思想提高了，艺术视野开阔了，此后他写出的作品，确实有了可喜的长进，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艺术特色。他的获奖新作《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》，既是他创作上迟滞状态的突破，也是他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。在青年作家波浪式的创作进程中，只要勤奋努力，我相信一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。

我把权文学的创作经历概述一番，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：对于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

作者来说，要想写出好作品，必须加强各方面的素养。生活的丰富，知识的渊博，技巧的娴熟，这三个方面，缺一不可，而生活、读书、写作必得同时并进，才能使自己在创作上不断有所提高。权文学的实践经验，对他是有用的，对别人同样是有用的。

三

先前读他作品的印象，虽是清晰的，却不免零散，此刻住笔凝神，那些印象渐次连缀起来，也愈加鲜明。这或许可称为作品的特色吧。兹述如下：

特色之一，作者不把他的着重点放在编织故事上，而是全力去写好人物，写活人物。权文学笔下的人物，具有山区人民那种质朴、淳厚又不失幽默机警的性格特征。这些人物形象，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，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。正如评论家阎纲论述狗咬这个人物时指出的：“是一个个性独特、血肉灵动的现实人物，这个人物将因其特殊的性格活跃于文坛，又将因其重负的因袭而呼号着四化。”从臭臭到狗咬，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，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高大形象，但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、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。

特色之二，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。作者生活的吕梁山区，是个交通不便、文化落后、生活还比较贫苦的地方。八十年代林

牧业的振兴，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向科学、文明跃进的新浪潮，正冲击着这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古朴生活习惯。在这新旧杂陈、矛盾交错的生活浪潮里，作者为自己提出“要做生活的多情人”，关心每一件事、每一个人，每一点新的细微变化。尽管在纷繁的生活中，每天都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事情发生，但作者不放弃每一点新变化，在注意生活表层变化的同时，也十分注意通过一些现象的闪现，深入到生活的深层进行分析、思考。因此，他反映在作品中的那些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情节，矛盾冲突，非但不落俗套，而且颇有意蕴。

因为作者对生活熟悉，作品中有关民俗风情的描叙，十分切贴，宛如阵阵带着泥土馨香的山风，扑面而来，使人感到清新、迷醉。这些描叙，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风味小品。

特色之三，作者的语言，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。他开始写作时，十分喜爱山西老作家的文学语言，也曾学习模仿过，使他受益不小。但是他也逐渐懂得了师承不是模仿，一味模仿是没有出路的，艺术上的成功靠创新，靠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他一方面吸收山西前辈作家之所长，同时又不断地从中外名家的作品中吸取营养，终于摸索出了“平中求奇，淡中见雅”的努力目标。作者在语言运用上，还在不断探索，有时难免仍有支蔓之弊，经过不断锤炼，是会日臻成熟起来

的。

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作家来说，在创作道路上每跨出新的一步，都是需要付出巨大辛劳的。从《臭臭外传》到《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》，权文学的确是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。可喜的是，他从那“九曲十八弯”里走出来了，而且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。

文学同志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作家。在为人上，他是豁达的，而在创作上，他又是严谨的。他决不凭恃天分，粗制滥造，总是惨淡经营，尽意方休。他的作品，写一篇是一篇，都达到相当的水平。这个集子中的十五篇作品，其中四篇荣获省级刊物优秀小说奖，三篇由更高级刊物和出版社转载或编入年选。一个创作经历不长的作家，能有这样的收获，委实是令人欣喜的。

不过，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，光有质量还是不行，还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适当增加创作的数量。量、质俱佳，久而久之，必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。

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，君其勉旃！

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

篇 目

序.....	(1)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.....	(1)
臭臭外传.....	(20)
常发的电视机.....	(41)
路漫漫.....	(59)
客为何来.....	(89)
风波.....	(106)
芍药梦.....	(119)
月儿圆了.....	(131)
弃女.....	(143)
乡邻.....	(159)
拜罗汉.....	(176)
村西头有个老天保.....	(189)
张所长的沉浮.....	(202)
唉，该早点儿.....	(223)
还魂.....	(242)
后记.....	(259)

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

二十多户人家，散落在山坡的一抹。在县制的地图上才能找见，芝麻颗似的，细碎细碎一点。标之曰：喜鹊崖。

小小的喜鹊崖，就嵌在这皱皱褶褶的千叠万壑中。

四周是馒头山。挂着条条田土。只是村北不远处的山峦，兀然拔地而起。黑乌乌的石头，陡峭、险峻。立着老林。一线清泉从上面扯下来，潺潺地从村前绕过。冬天，这里是一片颓败。只在草木泛出青绿时，才显出山青水碧……

毕竟太偏僻了。假若没有鸡鸣狗吠；没有清晨和暮间那腾升着的袅袅炊烟，很难相信这里居然生息着人家。

这里，通往外面世界的只有一条路，一条窄窄的黄土路。弯弯曲曲，顺着重重叠叠的馒头山，往南，绕过去、绕过去……七里以外才见人家。再走七十里，才到“繁华”的县城。

县城，喜鹊崖人是不多进的。太遥远了。口袋里又没钱。城里人也不大来。除了一两个下乡

干部偶尔来绕一遭，往来最多的就数那个推一辆绿色车子的年轻邮递员。隔三差五，传信送报。同时也带来外面的新信息。于是，喜鹊崖的女人窝里又添了新话题：“听说了吧，涤卡布又不时兴了……城里的人都穿窄窄裤了，屁股绷得象南瓜瓣似的，一楞一楞的呢，嘻！妈的板子，丑看死了……”

喜鹊崖的村民们，蜗居在僻远而古老的小天小地里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艰难地为嘴争命，艰难地打发日月……

呼啦一下就转了乾坤：田土到了户，后山又碰起小煤窑……当下就富得流了油。穷够了的山民们，还真有点土包子开洋荤——舍得花钱：穿皮鞋、挂手表、买收音机、置办穿戴。月余前，两条线线从遥远的山那边把电扯过来，一家伙又想到买电视……一心要把日月盖住城里人。这小小的喜鹊崖，居然荡漾着八十年代的新气息。可是，在一块醒目的墙壁上，赫然就用石灰水刷上“天下太平”。一时间又使人迷惘起来：怀疑眼下是唐朝中兴，还是乾隆盛世？但随之就听见谁在唱“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……”可是，一夜之间，你又发现村子里那棵说不上年代有多么久远的老槐树上，贴着：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哭郎……”有时刮来旋风，连念书的娃们也知道站下来，狠狠地唾三口，并念念有词：“呸！呸！呸！送你这黑老鬼……”喜鹊崖的山

民们，至今笃信鬼神。信鬼的同时，口里说着时新话：五讲四美啦，文明礼貌啦什么的。可是张家二小子上完中专，留在省城工作后，村民们恭维人家老子却这么说：“你家风水好，娃娃总算吃上‘皇粮’，挣上‘俸禄’了……”可是呢，当一群一群的鸟雀，流星般慌慌扎进北面山岗的丛林时，夜幕就低垂下来，喜鹊崖的山民们，拖大拉小，去享受城里人也不过如此的现代化——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。毕竟节目的时间太短了。眼见得天光还早呢！吃饱、喝足、野惯了的山汉们，并不急着去钻被窝。憋得浑身痒痒时，便做些有天没日头的事：要么揣人家女人大腿，要么围起来赌钱。再无聊时，就看狗咬架、猫上树……总之，一件屁大事，都会轰动整个喜鹊崖。

眼下，就发生了一件顶顶有趣的事，热闹得只差没把喜鹊崖抬起来——

你听那吆三喝四的呼叫声：

“赶急吧——县里来的下乡干部把狗咬弄走了！那个猴二子的媳妇把他告下了！……”

“爷爷家，那个鬼！莫不是摸摸人家惹翻了脸？爷爷家，人家两口子可都是在外头吃‘皇粮’的人哪！活该他碰上马蜂刺……”

“快些，紧赶去看吧——……”

脚声更稠密起来，夹杂着喧哗、笑语。乱纷纷朝那住着下乡干部的小院里涌来。转眼来了许多人，抱娃的、端碗的、还有大肚婆姨……

窑里很难再挤进去，便爬窗台，上鸡窝。仰着脖子往窑里瞅，果然瞅见明晃晃的电灯下坐着三个人：下乡干部、狗咬、猴二子的媳妇。人们细碎地咬了一起耳朵后，才知道狗咬并没有摸揣那媳妇，而是为了一件顶没价值，最让人叫不起兴的寡淡事——狗咬私拆了那媳妇一封信！当下，喜鹊崖的山民们失望透顶：“寡得疼哩，这也值打官司？”便走掉一些人。更多的人却留下来，想看看这寡淡官司到底能审出什么花，什么朵。反正是回去也不瞌睡。

眼下，那个媳妇——那个面皮白净细嫩，梳一蓬鸡窝头，穿一身米色套服，屁股瓣绷得紧紧的年轻俊媳妇，正坐在一把钢管、胶木折叠椅子上。说是二十五了，看上去也仅二十一二的样子。

她是第一次到夫家来。先时，和猴二子同在一个学堂念书，两人就恋上爱。如今都在省城吃“皇粮”。

婆母病了，猴二子便回来。时间久了时，她害相思，就写来信，不知怎样一来，信还未到，她竟抢先回到家。信却落到狗咬手，居然就撕了封，而且当众地念了。妈哟！那信上有她写给猴二子的私房话呀，岂不让人们拿到笑柄！她羞愤了，火悻悻找见那个拆信人，板起红脸蛋：

“你，懂不懂法律？……”

如果，那个拆信的山汉，当时能软下话来认

个错，不那么嘻皮笑脸无所谓；那个队长，也不是那么笑笑眯眯不当一回事，她也不会一怒之下找乡下干部去告状。私拆别人信是宪法所不许可的，他下乡干部不能不管。于是，她如今俨然端一副原告的模样，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，头歪向一边，嘴噘得尖尖的，等待县里干部裁决。

下乡干部就坐在条桌旁。正在笔记本上写什么。这是个中年汉子，人都叫他老郭。额宽脸方，圆豆眼。穿一身警蓝干部服。在县司法局当主任。既然自己下来是检查落实“文明礼貌活动”的，自己又是司法局的，那么，这场拆信的官司，自然推卸不得，裁决一下也是份内之事。

“吃过饭，把那个拆信的人叫来。”他对那个串脸胡子的队长这么吩咐。

现在，那个拆信的人，就坐在离他不远挨墙放着的一条宽宽的条凳上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山汉。胸前隆起雄健的疙瘩肉，四肢粗壮如檩。这样的身坯，以前只披挂襁褓。如今他有了钱，居然抖起来，穿涤纶、三合、华呢之类。眼下穿在身上的是质地尚好，款式也入时的的涤良裤褂。却把上衣拧成细细的一股，一抡，搭在肩上。裤脚也胡乱挽起来，皱皱巴巴夹在腿弯里。这就很煞了风景。脸是紫膛色的，油亮。一双机灵的小眼睛，常常就细眯起来，显得诡计多端和不知忧愁。现在，他正眯着眼瞅老郭，脸上隐约现着嘲讽。他觉得这个“圆豆眼”没水平，大不该为这球大的事

兴师动众。他全然不当一回事，抽完一支烟后，就把自己那带日历的电子表从腕上抹下来。

他带表并不为看时间，作用就象女人手上的银镯子。常常就丢给哭闹不休的孩子耍。这不，耍坏了。上面的洋码码看不见再忽闪。此时，他剔尖一根火柴棒，垂头耷脑细心地整治起来，丝毫不考虑眼下自己是一个待审的被告。

老郭写完什么后，就挺直了身躯，一副就要开庭的神气。弓起手指头，把桌子“笃笃笃”地敲响。有人自动维持秩序：“不要鏊吵了，里头要问话了。”纷乱的嗡嗡声由里而外渐次偃息下来。

审问开始，老郭让原告报一下姓名。

“张卉芳。花卉的卉，芬芳的芳。”原告礼貌地欠欠身。

老郭点点头，记下来。又问被告：

“你呢？”

“……”他压根没听见，只顾低头摆弄他的电子表，一点没察觉“圆豆眼”在瞪他。只是听见窑门口有人喊：“把你那死骷髅抬起，问你话呢！”他才嘻皮笑脸扭过身子来。

“姓名”老郭又问了。

“狗咬。”他爽利地这么答。“圆豆眼”兀地一瞪：

“严肃点好不好！”

他困惑地眨眨眼，脖子一拐：

“就叫狗咬嘛……从娘肚子出来叫到如今了。”

首先是那个媳妇勾下头，同时就蹙一下眉毛，脸上却生出怜悯。但并不向狗咬看一眼，思索一下什么后，就甩一下头发，将脸板得平平的。老郭却使劲抿住嘴，分明想笑。心里话：“他那爹妈咋搞的，怎么起这样一个难听的怪名字？”

唉唉！在这遥远的喜鹊崖，谁的名字又动听呢？

喜鹊崖的田土，不长财富，只生贫困。贫困到给孩子起不来一个象样的名字。

“狗……”老郭捏住笔，一时吃不准是“亲”？还是“侵”？便又问，“哪个‘qìn’呀？”

“这都不知道？……吐的意思，就是说，狗都不想吃，吃了又咬出来，就是那个‘咬’字。”说完就扮一下鬼脸……

轰地，里里外外响起一片笑声。

老郭不笑，把名字写好后，又板着脸子问：

“是你拆看了这位女同志的信？”

“是哩！”挺一下胸，一副勇武气概。那神情好象打死老虎的不是人家武松。

这自然又叫人发笑不止。

但老郭却使出声威了：“笑什么？这也值得好笑！”

一下子大家又静悄悄了。有人缩脖吐舌……